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四十八回 李財主貪色生淫欲

且說的是江寧府句容縣有個公義村，這村中有個財主姓李名叫正宗，妻子趙氏。夫妻二人廣行善事，周濟貧窮，眾人都叫他李善人。膝下無女，只有一子，年方二十五歲，名叫李文華，與他的父親就不相同，專好眠花臥柳。他父親李正宗，常常的苦勸，怎奈他總也不聽。無法子，也就只得由他而去。不上一二年光景，老兩口兒相繼而亡。李文華把他的父母殯葬，家業就是他支撐，暫且不提。且說李文華的場院中，有兩間草房，住著一家姓孫名叫孫興，年長二十三歲，甚是忠厚，他就與李文華做苦工活。他的妻子何氏，年二十二歲，雖無閉月羞花之貌，論容顏，也算數一數二，還通文墨，奶名叫月素。李文華瞧見何氏貌美，久有圖謀之心，怎奈何氏性烈不從。到了這一天，李文華忽然生心起意，設計將何氏的男人打發上別處去討帳，他家中就只剩下何氏一人。到了晚上，欲待親去，又恐怕何氏不從。他又左思右想，心中甚是為難。忽然心生一計，說：「必得如此，如此這般，這般如此。常言道得好：婦人是水性揚花，眼皮子又淺，何愁此事不成？」想罷，開言說：「秋桂。」丫頭答應：「奴家伺候。」李文華說：「你去把宗住他娘叫了來，我有話講。」

秋桂答應，翻身而去。

不多時，宗住的娘宗婆子叫了來咧，站在面前，說：「大爺有何吩咐？」李文華聞聽，帶笑開言。

李文華，帶笑開言來講話：「宗媽留神要你聽，眼下有句要緊話，必得你去走一程。」說到此處忙站起，低言巧語把話云：「場院住的那何氏，幾次求奸不肯從。你今晚，拿上白銀二十兩，前去順說女俊英。但能與他成好事，一世不忘你恩情。」宗婆聞聽，回答說「交與我，皮條穴中數咱能。那怕他節烈冰霜女，管保我去他就應承。」李文華聽見心歡喜，取出了，二十兩白銀手中擎。遞與宗媽接過去，邁步翻身往外行，一心要把牽頭做，未知蒼天容不容？宗婆子，轉彎抹角來得快，何氏的房門眼下橫。宗婆子上前將門叫，「何二嫂」連連尊又稱：「特意前來將你找，快些開門莫消停。」何氏正然做針黹，忽聽門外有人聲。放下活計開言問：「是誰叫門？有什麼事情？」宗婆子聞聽說「是我，何二嫂。快開開，有件事情對你明。」

何氏聞聽不怠慢，慌忙下地把針停；用手開放門兩扇，把宗婆子讓進在房中。何氏一見忙陪笑：「宗婆子留神要你聽：貪夜到此有何事？望乞從頭要講明。」宗婆子聞聽帶笑：「二嫂留神在上聽：老身到此無別事，大相公求我事一宗。那一天，瞧見你在門前站，愛上二嫂你的芳容。」

這幾天，茶飯懶餐精神短，胡夢顛倒不安寧。小命殘生在早晚，望乞娘子把奸行。大相公得病得你去探，二嫂你，如同修塔去造經。現有白銀二十兩，娘子收下略表情。」

何氏聞聽前後話，粉面不由的赤通紅，說「媽媽此話不在理，信口開河了不成！豈不知，授受不親分男女，大相公歲數又在年輕。奴與他，非親又非故，不過是，奴家夫主去傭工。快把銀子拿回去，再要胡言我不容！」宗婆子聞聽微笑，說：「二嫂你直淨是假聰明！雖說是，授受不親分男女，也要見景和生情。若論大爺待你厚，緣何不知重與輕？你記得，夫妻當初無投奔，相公收下做長工。到而今，家主身染風流病，二嫂心中豈不明？相思害病十分重，性命只在眼眼中。你倒推嚮與裝啞，恩將仇報假撇清。二十兩銀子送給你，只當行好積陰功。」說罷將銀炕上放，何氏一見臉通紅，叫聲「媽媽休取笑，似這等，混鬧歪纏理不通。」

何月素著急害臊，粉面通紅，說：「媽媽這些混話，從何而起？大相公害病，與我何干？這銀子，奴家斷乎不受！你把銀子拿去，見了你家主母子，多多替我拜上安人。你就說這無義之財，奴家不受。作娘兒們一場，好離好散。我先拜辭，明日就要回家而去。」宗婆子聞聽，微微冷笑，說：「何二嫂，你吃了燈草灰咧，說的這麼輕巧！來也由你們，去也由你們？這也罷了，你們這二十兩身價銀，還有八個月的嚼裹，你拿算盤磕一磕，該著多少銀子？你們不說一個清白，大相公就放你們去咧？他不是流鼻涕的傻小子！俗話說得好：典當如小買。這如今咱們大開著門子說亮話罷：我家的大相公，實在的愛上你咧。你要是拿糖作勢的不允，他要是羞惱成怒，立刻給你一個歪帽子，送到你們句容縣去，只說是奴僕欺主，你們兩口子就難討公道。二嫂子，你少不得招監。你想想，那時節媳夫反倒丟人。這件事依我說，既在矮簷下，暫且把頭低，你就與大相公暗來暗去，也不能知道。」

何月素聞聽宗婆子這一片言詞，暗說：「不好。他這些言詞，說的甚是厲害。宗婆子是計，好獻勤，軟求硬派，打就的活局子。我夫妻並不是典身，他怎麼說有文契呢？是了，李文華一心愛我，只想成親作雙，那裡還有天理良心？或者假寫一張典身的文約。我要不依他，好變臉將我夫妻送到縣裡，追比身價銀，必然是招在牢內。婦女要下監內，難脫乾淨，豈不叫我出丑，他們好稱願。細想此事陰毒，無法可救。欲待夫主回來再說實話，又恐他性子不好，一時的愚拙，發作吵鬧，弄出饑荒，那時怎了？講打官司，沒他的人多，沒他的勢力，倒只怕官罷私休，總是我夫妻吃虧。若要忍而不言，又恐遭毒手。」

事在兩難，如何是好？」月素心內著急，竟自沒了主意咧。「也罷，事從款來，不可性急。我如此假意應允，竟收下這二十兩銀子，只說等大相公病好，約他成親，暫哄一時，且擋將過去。」

但只願天從人意，李文華病重而死，這一場冤孽，暗自開消。」

何氏想罷，帶笑開言，說：「媽媽，你老教導我的，都是好話。也罷，既是大相公見愛，老媽媽為好，兩下裡張羅辛苦，再要是推托，那我就算奴家不懂事體。將這銀子留下，奴領高情。」

何月素，含羞假應允，叫聲「媽媽聽我言：雖然不是閒花草，怎奈遊蜂浪蝶纏。大相公留情將我愛，這就是，結下的風流露水緣。有心不依媽媽勸，顯見奴家事不端。」

欲待順從怕出丑，叫我那，夫主聞知別當玩。事到臨頭舍著乾，重擔千斤奴要擔，失身一場丟臉面，遮羞錢百兩要明言。先收二十兩為定禮，好事臨頭再找完。媽媽說合為正保，不許改悔兩相甜。人多眼眾須瞞蔽，怕只怕，好事不出醜事傳。媽媽告訴奴應允，大爺病好巧團圓。回稟主母將心放，大相公，喜氣一衝病又安。」烈婦假意親口許，宗婆子聞聽怪喜歡，說「二嫂既然你應許，不可改口叫我為難。百十兩銀子可值多少？這宗事兒交與咱。老身還有一件事，二嫂跟前要明言：大爺的，二十兩銀子為定禮，你有那，什麼表記把他還？」何月素聞聽這句話，不由心中為上難。女子的，性巧心靈急又快，叫聲「媽媽你叫言：大相公差你將銀送，你就苦苦把我纏。推辭不過才應允，親口收下把親連。你倒疑心要憑據，咱倆當面要明言：皆因我，夫妻窮苦無能耐，低頭下氣在人前。大爺有病賴著我，把個魚頭抖給咱。我本是良家鄉下的婦，比不得，半開門子那一般。那曉留情送表記；點頭是帳無謊言。媽媽囉嗦要憑據，竟把這，銀子拿去兩無干！」烈婦不怕結巴病，宗婆子聞聽倒帶上笑顏。

宗婆子見何氏的話緊，有些個伸心，恐怕事黃了，他把話就抽回來了，說：「二嫂，咱們娘兒們，都是自家。我老天巴地的，竟有些個背晦了。口應是帳，又要什麼憑據？銀子只管留下，好回去見大相公回話。等大相病好些，我再來見你罷。」

欠身而起，邁步出房而去。何氏月素暗惱，嘴裡冷笑，搭訕著說：「媽媽，你那去嗎，我竟失送咧！」宗婆子拾不起來，只當是好話，說：「二嫂，咱娘兒們熟，不講禮。」說罷，出門如飛而去。

何月素拿起銀子，收在箱內，就在炕上坐下，斜靠著桌子，手托香腮，心中暗想：可恨老淫婆，獻勤討好，把我這美玉黃金，只當作閒花野草！這二十兩銀子，刀把在我手內，我的把柄，怎能給他？何月素心中暗恨，又惟恐夫主的性濁，不肯告訴孫興。何氏發狠，暫且不提。

且說宗婆子出了場院，來到前院逕進書房。李文華一見，將手下人全都支開。婆子向前開言，他低聲回話，就把那威嚇應允之事，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。李文華聞聽，滿心歡喜，登時間長精神，相思全好。

到了第二日，李文華打點了些簪環手飾，綢緞衫裙，用包袱包好，打發宗婆子送與何氏。復又收拾一對金釵，送到他房中。宗婆子就將李文華他今日夜間要成雙的話，說了一遍。何月素聞聽，嚇得驚疑不止，不敢明言。心中暗想：我只說李文華病危，大約必死。那知道蒼天不從人願，惡浪子病好，就在今夜晚要來再歪纏。預先把我兒夫支開，奴家就沒了膀臂。我如今要說不依，說以強壓弱；奴總是點頭應允，又恐怕貞節難保。

何月素，無言心納悶：奴今竟在兩難中！李家有錢勢力大，可歎我夫主苦又窮！已經落在天羅網，想要逃身萬不能！實指病死李家子，奴家才逃過這災星。那想冤家病勢倒好，約定今夜要相逢。有心明說奴不肯，怕他翻臉下無情，賴我夫妻有典契，退還身價情通。當堂有口難分訴，明是披麻跳火坑！自古紅顏多薄命，不但奴家事一宗。想當初，張敏坑害周維翰，因圖郭氏女芳容。年七殺害高仲舉，謀占佳人於月英。古時多少貞節婦，只為姣姿惹禍星。

想起他人思自己，將今比古一樣同。奴今遇見文華李，這就是，歡喜冤家狹路逢！欲待推辭怕有禍，不如假意竟依從。待等小李今夜到，苦勸一番好了情。我就是，坐懷不亂柳下惠，魯男子，閉戶無干落美名。勸他回心轉了意，何月素，轉禍為福我的老天，狂徒必定歪纏我，那就是，對頭冤家二虎爭。拿把鋼刀只一抹，我叫他，人命姦情事兩宗！這場官司儘夠他打，擇出我兒夫叫孫興。烈婦發狠生毒念，登時體內附殺星。按下何氏節烈婦，再把那宗婆子明一明。瞧見何氏把頭低下，默默無言不作聲。開言先把「二嫂」叫：「明日我再來與你道喜。快些打扮休怠慢，等候多時大相公。諸事須當記心內。」何氏含怨應一聲。

宗婆子把「二嫂」叫：「不必面上帶羞容。到晚上，房門別關竟虛掩，省得有敲門打戶聲。鄰舍聞知反不美，你們倆，暗中好把好事成。」何氏聞聽微微笑，說「媽媽，你是個行家走得道通。」宗婆子聞聽他也笑，說「好嫂子，會撒嬌咧，把我罵了個苦情！」說罷出門揚長去，剩下了，何氏烈婦在房中。獨坐沉吟心犯想，神魂散亂不安寧。佳人想罷時多會：「何不如此這般行？」